

向有价值的劳动致意

■安黎

何为劳动？这是预先要澄清的概念。

在我的理解里，劳动涵盖人类的一切活动，包括体力活动和脑力活动。大到扭转乾坤、中到改造山河、小到做饭洗衣等，无一不是在从事着劳动。从农民田间的勤勉耕耘，到工人车间的掌控机床；从农民工站立脚手架浇筑混凝土，到清洁工坚守马路清扫落叶落尘；从学者埋首书斋绞尽脑汁地解析问题，到学生端坐阅览室一丝不苟地翻阅资料；从将军稳坐指挥部的运筹帷幄，到士兵挥汗操练场的实弹演习……甚至，就连主妇的买菜、老妪的唠叨、婴儿的吮奶等等，皆可视为劳动。也就是说，除却植物人，所有的人，都在或自愿或被迫地从事着劳动。哪怕是那些在众人眼里浑浑噩噩得过且过的懒汉，也要一日三餐，也要挪动身体，自然也就有意无意地卷入劳动的漩涡当中。

简而言之，世间的人，无论老少与男女，只要活着，无人能超然地置身于劳动之外。然而有必要澄清的是，同为劳动，但劳动和劳动之间，却因劳动程度和劳动绩效的差别，而显得大为迥异。有人劳动少，有人劳动多；有人的劳动，像日月的光华，能普照他人；有人的劳动，像贴身的棉袄，只能温暖自己；有人的劳动，像不竭的河流，带有恒久的意义；有人的劳动，像盛开的昙花，只能绚烂于短暂的瞬间；有人的劳动，具有积极的价值，他越是勤劳，越能造福于公众；有人的劳动，具有负面的价值，他越是勤勉，越是能给公众带来或明或暗的损害。

毫无疑问，勤劳当然是一种值得颂扬的美德，然而需要警惕的是，并非所有的勤劳，都具有正面

的价值，比如希特勒的勤劳，就毫无建设性，唯有毁灭和灾难；再比如那些缺少科学论证的盲目决策，决策越多，给社会造成的危害就越大；再比如贪官的贪赃、盗贼的扒窃、传销者的洗脑、乘车者的抢座、排污者的排放、偷猎者的狩猎等等诸如此类，貌似也是劳动，但其负面的后果显而易见——它们要么是在破坏环境，要么是在锈蚀世风，要么是在碰撞法纪，要么是在弱化道德……这样的劳动，当然是越差越好。

有一种勤劳，呈现出一副殚精竭虑和鞠躬尽瘁的模样，貌似有益于世道人心，但究其实质，却并非如此。比如那些形式主义的文字游戏，书写者也许废寝忘食，夜以继日，甚至有家难以眷顾，有幼难以抚育，有老难以尽孝。可就他们劳动的价值，却无比地可疑。消耗了电能，浪费了纸张，损害了健康，忽略了亲情之爱，抛却了人伦之乐，从而编排出一堆于公于私皆百无一用的废话，意义何在，价值何有？

因此，我们在向劳动致敬的时候，不可盲目，很有必要厘清何为有益的劳动，何为无益的劳动，何谓有效的劳动，何为无效的劳动。不是所有的劳动，都值得称颂；也不是所有的劳动，都值得尊敬。当然，衡量劳动是否可敬，不能以劳动的动机是否高尚为前提。一个含辛茹苦养育自己儿女的母亲，一个风餐露宿养家糊口的父亲，也许他们劳动的初衷，只是立足于自己家人的丰衣足食，但劳动的结果，却是在守护着家庭一盏灯火的同时，也在间接地惠及他人，并营造着世界的一片绿茵——当家庭的灯火摇曳，当人心的暖意充盈，社

才会和谐有序，生命才会万紫千红。

毋庸讳言的是，世间的圣人少之又少，大公无私者凤毛麟角，大部分的芸芸众生，皆为庸碌的凡俗肉身，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其奔忙劳碌的动因，皆为牟取一己的私利，从而使自己与家人少有所养、老有所依，不为一箪食而皱眉，不为一件衣而折腰。送水工送水、搬运工搬运、空姐端茶倒水、制图员描画图纸、快递员送达邮件等，从本意上，他们不过是为养家糊口而已，但其劳动，却带有公共性质，宛若辐射的光泽，在照亮自己家庭的同时，也能将他人的生活点亮，因此，他们的所作所为，既是可敬的，也是可歌的。远无法和大师比肩，但我知道，真正的文学大师，绝对不会是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的木乃伊，而是心怀悲悯，对人类的历史进行解剖与缕析，对他置身的时代有所观瞻与审视，对人性的沉浮有所洞察和把握。昆德拉不是因为描写爱情而受到追捧的，海勒也不是因为揭示了美国军队中的内幕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张爱玲纵然再有文学才情，纵然让天下所有的痴男怨女都匍匐于她的脚下，哭得涕泪涟涟，但她绝对不会跻身于世界一流文学家的行列。要回望人类的过去，要俯瞰人类的现在，要预测人类未来的命运走向，单靠文学，显然是把街巷的路灯，当成了浩瀚的星空。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哲学、心理学、伦理学、动物学、生物学、天文学、宗教学等等，一样都不能少。只要某一本书，能够让我获得哪怕一丁点的教益，我都不会轻易忽略它。数年前，朋友送我一本描写毒品的书，书的作者，为国内某个高级将领。就是这本书，让我知道了缅甸“金三角”的割据状况，知道了“沙坤”的华裔

身份，知道了美国为什么会越过边界，侵入巴拿马，去缉拿巴拿马时任总统诺列加——通过政变上台的诺列加，与南美几个臭名昭著的大毒枭来往密切，他竟然用总统专机往美国运送毒品，所换回的美金，为他的孩子购买了十多个岛屿，豪华别墅与豪华邮轮更是多得数不清。他长年一身戎装，脾气暴躁，谁敢对他有所非议，他掏出枪就当场毙了谁。

被动性的阅读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考试，一是编辑职业。娱乐性的阅读，偶尔为之，可以忽略不计。但友情性地阅读，数量却极其庞大，庞大得如同连绵的山岳，让我望而生畏，却难以翻越。每个月，都有不同版本的书籍，从不同的地域出发，仿佛飞翔的鸟儿，带着朋友的体温，也带着朋友的祝福，款款地降落于我的桌案。累积起来，就有了厚厚的一摞又一摞。我知道，每一本书，都倾注了写作者的心血，也寄托着他们无尽的期望。我手捧书籍，不敢懈怠，但因为精力不济，却常让友人叹息失望。很多朋友希望我能写一段话，碍于情面，拒绝的话总是难以说出口。但不拒绝的后果却使自己陷入了泥潭，不可自拔。我发愁的不是写作，而是阅读。一部长篇，带着评述它的任务阅读，只能小心翼翼，不能粗枝大叶。如此，单读完它，就要耗时十天半月……

一个人培植不了花朵，就去别人的花园里赏花，抚摩着花蕾，闻吸着花香，享受被灿烂包围的幸福，这就是我愿意当一个读者的原因。



说不尽的东南亚三国 ——新加坡越南柬埔寨纪行(之四)

■安保和

次日，我们离开新加坡，飞去越南河内。空中航程只有3个小时，当日下午4点多飞机就落地河内机场，机场看起来还不错，但与我们国内大城市的机场相比，那就差远了。虽是落地签，但还是要提供证件、照片，并填表送进办理窗口等待审批，近20分钟后才领到一张签证的卡片。持着这张卡片过关时，海关官员在这张卡片上盖了入境的印鉴，而没有在护照上加盖入境的印章。这一切顿时让我觉得好像去朋友家做客，但在入门时就遇到管家很烦人的盘查。

来接我们的导游是个土生土长的越南人，但中文很流利，对古代历史上中国对越南的深厚影响有不浅的了解，他说：“早期越南人只有当地的口语，文字则主要使用中文，直到19世纪中叶成为法国的殖民地以后，文字才以拉丁文为主。除此之外，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儒家学说、佛教经典都浸入到越南的政治、文化、宗教之中。近现代及当代以来，在争取民族独立、确立社会制度、建立国家治理体系的过程中，越南都深受中国的影响。”

我们与这个导游在车上深聊了半个小时后，车行进到了河内市的城边上，不知是天阴的缘故，还是路上的车脏乎乎的，从车窗望出去，灰蒙蒙的一片，让人感到好像行驶在我们国家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个有风沙的北方城市郊区的公路上。车行驶缓慢，走走停停，总算在大约1小时后进进了城。城里的主干道还算宽阔，但路两边的摩托车车流几乎占据了一半的车道，很像我们国家上世纪80年代城市道路上的自行车车流。从主干道转入商业区的道路后，映入眼帘的是路两边破破烂烂的商铺，几乎每家每户的商铺都摆到了人行道上，显得拥挤不堪。导游介绍我们进了一家吃越南特色菜的餐厅，餐厅的面积不小，但布置很简陋，服务员会那么一点点英语，帮我们点了几道所谓的特色菜，却没有一个好吃的。

晚饭后，看着毫无生气的灰蒙蒙的夜空，我们没有任何逗留在城里的心情，直到我们来到准备入住的万豪酒店时，眼前才一亮，鲜艳夺目的万豪酒店招牌在一公里之外就能看得很清楚，酒

店外车行盘道两边的葱茏树木在霓虹灯的映照下，透出蕴藏的生机和神秘的安宁，与城中央黯淡无光的夜景相比，就感觉这座酒店如同天外来物。我心想，在上世纪80年代末，当西安东郊刚有了第一个有玻璃幕墙的金花饭店时，西安市的整个城市不是也笼罩在一片灰暗之中吗？那么今天的越南河内是不是就相当于我们八九十年代的西安呢？

第二天，因与我同行的何先生有意向在当地投资建厂，事先联系好的一家在当地数一数二的房地产开发商的工作人员，便带我们到一个开发区去考察。开发区的办公楼很简陋，我们等了半个小时，才来了一个工作人员，脸上毫无表情地给我们大概介绍一下这个开发区的情况。当我们提出全面介绍一下河内吸引外资的招商政策时，他也说不上个所以然，显然对我们的到来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兴趣。领我们来的开发商的工作人员更是说不清楚当地的招商政策。我心想，可能是我们没找对人，也可能越南人就时这样。

(未完待续)

诗 歌 欣 赏

春上柳枝头

■卫国庆

风的哨音，划过
麦苗就伸着懒腰，赶赴春潮
归来的黑燕，站在柳枝上
随风摇曳着，歌唱着
风筝，翻着跟头
似云朵的样子在天空漫步
老人们坐在土墙下
在温暖的阳光里，谈着往年的收成
思念，长了翅膀
蕾慢慢伸长，为付出的爱增添色彩
远处的羊群，像银河的星闪烁
默默回旋，无尽的思与念
春韵和着白色的花瓣
飘在碧水云天上
所有的辞藻
全是用洁白的梨花串成
跳动的音符，在心灵里亮出舞姿
雨水为春天留白
孩子像白色画布上流动的花朵
每一寸土地
深情阐述着时光轮回中的见闻
山风肆虐，太阳毒辣
一把锄头，一把镰刀
在手中不断挥舞，把父亲的身影
雕刻成一幅苍劲的画
刈草人，被幸福覆盖
在风中看守着满园的谷地
庄稼人，披星戴月
养精蓄锐，等待着最后的收割

温馨提示

1. 这里是广大文友的文苑，是文友的文学园地，您可以在这里以文会友、快乐欣赏！
2. 本报开设文苑版的目的在于让广大文友交流、提升，但由于条件所限，暂没有稿酬。
3. 编辑将根据《出版管理条例》《报纸期刊质量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对作者来稿进行审核、修改。